北午芹歪楼三百年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袁勇

一

这回在渝，与三五友人围炉小叙，偶闻“北午芹”三字。

那名字一念出来，就像北边正午的溪沟里，随手掐了一把野芹，让人嘴角一扬，还想再念一遍。可友人讲，它是晋西南一个名副其实的村庄。村里有一座歪得不行的魁星楼，数百年来，一直稳稳地站在那里，守着这一脉文运，实在匪夷所思。

纵然路途迢迢，也要千里奔赴和歪楼会见一次。

去看它那天，秋晖软软地铺展下来，朗得发白，心情格外舒展。高铁抵达运城北站后，又一路驱车前往河津（古时称龙门）。风过塬上，黄土的气味顺着车窗缝，直抵鼻间，燥中带点涩。“你是去看那座歪楼啊？”司机说，“按理早该塌了，它就是歪而不倒哩。”

我刚落脚，北午芹人开口也是那句话：“咱村那歪楼，都活了三百年啦，依然斜斜地扎根村中。”

说句实话，未到北午芹之前，我有过心目中的样子。当我真的站在跟前，还是愣了一下——它比我想象中的矮，比我想象中的歪，也比我想象中的冷清许多。

蹲在南侧巷口抬头凝视，古楼并不高大，只有三层，有十五六米高，六边形塔身始终朝东稍偏北方向倾斜，让这里多了几分神秘。我赶忙取出相机，轻按快门，一声“咔嚓”，将这“歪而不倒”的震撼瞬间定格。要知道，这座歪楼早在清康熙五十七年（1718年）就修建了。过去北午芹与周边乡村的学子与家人前来许愿，只求文运亨通。



二

悠悠岁月，躬身自何年？总有人这么问，可谁也说不清。一位已逾花甲的李姓老兄见我是外来访客，轻声跟我说：“早在我爷爷的爷爷那会儿，它就有些歪了。”

呜呼，看来它歪了好久好久。我想换个角度看它，便退至西巷口几十米开外。再望，不怎么歪呢，倒是北午芹传统民居的屋顶灰瓦连成了一片，让魁星楼镶嵌在村落烟火里，自有光华。

那“福”“寿”二字，浮在青砖墙体上，阳刻凸面。日头一照，力道便从墙里透了出来，投下浅浅的光影。一左一右，与南北外墙遥相呼应，为祥和的村庄平添了几分生气。古楼供的是文运，这两个字静静守在这里，也是守着一份该有的悠长气韵。

我放慢脚步，围着魁星楼转了两圈，时不时还伸手抚摸一下砖雕。那些青砖仿木上的花鸟瑞兽，无一不是匠人一刀一刀镌字刻纹出来的。先辈没有留下名字，但其技艺在时光深处却雷打不动，难以磨灭。

不知从何时起，楼阁底层就封闭了。老乡搬来一架长梯，我顺着梯阶往上爬，如同攀黄河大梯子崖一般，步履沉沉。登上二层，朱红大门锁得严实，只能贴着门缝往里窥看：一只神龛供着魁星，龛里积了厚厚一层香灰，冷冷清清，像是多年不曾有人踏足。我在想，一座歪楼里，偏偏供奉着一个管文运的神明。这哪里是老天爷在跟读书人开玩笑？分明是人们一辈子苦求功名，求来的一番景象：这方热土之上，出过不少状元，一个又一个秀才跳出“龙门”，成为栋梁之才。大文学家段克己、段成己兄弟俩，当年曾在此隐居讲学和赋诗。声音早散了，此后又悄然聚拢在檐下回荡，经久不息。

三

黄河龙门的风呀，一路爬坡过坎，缓缓从吕梁山南麓横贯而来。一定有人告诉过方位，才吹到了北午芹，就着秋光把古楼吹得金晃晃的，像一尊灯塔。这些年下来，有220多个娃，被它照着，考出村庄，进了大学堂的门。我忽然明白，歪楼无言，只是以倾斜的姿态，看着一代代读书人把“龙门”二字，从传说中走出了文风绵延的求学之路。“一跃过龙门，当此青云得路”，也成了中国亿万莘莘学子的梦想。

几度沧海，几度桑田。风，从它头上吹过；雨，从它身上淋过。栉风沐雨三百年，吹皱了古楼的容颜，吹不散它的筋骨。它就这么一如既往地聚神聆听，日复一日，不声不响地把自己听老了、听歪了。

它凭什么歪而不倒，斜而不危？眼前那个蹲着抽烟的老者，起身朝我走来，嘴里的旱烟圈都卷着一腔乡音：“不会倒的，它有神仙护着哩。”话一出，正在拍短视频的后生，脱口回道：“是老祖宗修得牢固哩。”这时，一名村干部模样的人走到了古楼旁，他咧嘴一笑：“现在有政策，重点古建筑被专门列入了保护名录。”

恍然间，秋风带着陈年淡墨气息飘来，早把答案融成一缕暖意，藏进楼体的肌理。“修缮碑”上，一个个名字后头，记着几角、几元、几十元的捐资，触摸上去，还能感受到当时凿字的余温。

留在阁里的楹联，文心犹存。一幅是北午芹秀才熬了几宿的自撰：“握笔不曾轻一点，占鳌直欲上三台”，笔力千钧，字字带着励志与向上；另一幅为当地名士题写：“溪云初起日沉阁，山雨欲来风满楼”，落笔间，把乡村云影山光刻进了青砖仿木里。

当年凑钱修楼的先民，提笔写联的读书人，一辈又一辈把崇文重教的念想留在这里，这才是魁星楼斜而不倒的根，危而不塌的魂。风来便扛，雨来便撑，这古楼托着的，不只是砖石、琉璃瓦，更是北午芹几百年的薪火相传，是一辈辈盼着娃们读书出头的朴实心愿，生生不息。



联想到这片土地上的人们，过去千百年，面对黄河水患、面对生存压力，躬身却不折腰，恰如那座魁星楼，“歪”着，屹立不倒。

久而久之，这方寸之地，看到的是一村烟火、一脉文运，不再单单是肃穆寂静的古楼，它也成了北午芹人的日常落脚之处。白天，村民常在此议事、唠家常；晚风蕴着温润，夜幕下总有安然乘凉的老人，还有孩童们的追逐玩耍。从“神”的居所，渐渐变成了“人的广场”，乃至成为被乡亲们刻在骨血里的精神书院。

走出巷口老远，我没有急着上车，下意识一回头，看见魁星古楼矗立在北午芹村中，活脱脱一个老秀才，背驼了，腰也弯了，可那精气神，还提着呢。我抬起右手向它挥了挥，道一声：多珍重！

金龙女贞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海清涓

永川东北的金龙镇，森林覆盖率居永川首位。4.7万多亩山林层峦叠翠，茶山竹海、燃灯山、云雾山群山环抱，九龙河静静流淌，草木青润，空气微凉，宛若一座天然氧吧。

金龙镇原名九龙乡，因境内九条起伏如龙的山脉得名，后更名金龙，地处永川、璧山、铜梁三地交界。金龙从不缺风景：薄刀岭险峻，大风门开阔，老寨子沧桑，竹影摇曳，云雾氤氲。

一路行来，金龙的自然意趣，都在眼前徐徐呈现。燃灯寺的四照花，嘉阜村的龙窝蛋，黄坡岭的银月湖，石佛寺的蓝花楹，邹家坝的半枝莲，万家坝的樱花谷……金龙不愧是生态农业镇，土地肥沃，物产丰饶，粮油成片，蔬果鲜嫩，柑橘、枇杷、脆李、葡萄依着时节次第成熟。四时风物有序更迭，把平凡的日子装点得鲜活饱满。方家苕尖、藤菜、茄子、蚕豆，都是土里长出的本真滋味。春赏花，夏采果，秋登高，冬寻泉，农旅相融，山水相依，处处皆景。

山水养人，亦养风物。在金龙诸多风物里，最让人怦然心动的，是女贞。

踏进嘉阜村，目光瞬间被遍野成丛的女贞球吸引。不是娇媚的花，也不是张扬的树，只是一团一团、密集圆润的绿，错落有致地铺展在山野间。远远望去，像从土里冒出来的蘑菇群，轻巧软糯，构成一片梦幻的蘑菇林，也难怪网友们叫它蘑菇村。

不同于寻常苗木的单调青绿，嘉阜村的女贞品种繁多，金叶女贞、银姬小蜡、紫叶女贞各有风姿，绿、黄、紫交织相映，色块分明，层次丰富。阳光洒落，不同色彩的叶片泛着柔和的光，山风一吹，轻轻晃动，像无数小蘑菇在悄悄私语。春日正是新芽初绽之时，嫩黄新叶簇拥着深绿老枝，紫红叶片点缀其间，冷暖相融，清新又治愈。无需刻意构图，随手一拍，便是一幅自带滤镜的田园画卷。

其实小叶女贞并非天生这般模样，而是回乡创业者万云其带领村民盘活400余亩闲置土地，打造出的特色景观苗圃。曾经的一片荒芜，如今绿意盎然、生机勃发，也为整个村庄带来了安稳的盼头。

小叶女贞，又名小蜡树，是一种极为朴素的植物。不争艳，不比香，安安静静生长。喜光，亦耐阴，耐寒耐旱，对土壤几乎不挑剔。萌枝力强，生长迅速，谁给它一寸土，它便还谁一片绿意；谁给它一次修剪，它还谁一树圆满。生命力极其顽强，藏在枝叶里，韧而不刚，柔而不弱，像极了默默生活在永川的金龙人。朴实、坚韧、踏实，用双手耕耘生活，用真心守护家园。

叶可入药，清热解毒。四至六月，它会开出细碎洁白的圆锥花序，花香清淡；七至九月，它会结出紫黑色近球形的果实。最珍贵的，是它秋后结出的女贞子，紫黑圆润，小小一颗，作为传统中药，滋补肝肾，乌发明目。它朴实无华，于寻常之中，奉献自己的所有。

而在金龙镇，在嘉阜村，人们最依赖的是女贞的枝叶。耐修剪，易成形，四季常青，既可作景观，又能作苗木。一株株，一片片，从闲置土地上长起来，长着长着，长成了风景，长成了希望，长成了村民日子里真切的幸福。小苗在村民的呵护下生根发芽，年复一年，被精心修剪成球形，既能作为绿化苗木销往各地，又能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收入。它还能吸附灰尘，抵抗污染，守护一方水土，用繁茂的枝叶，为村庄撑起一片清新。小小的女贞，美了嘉阜，富了金龙，也芬芳了人间。

风从金龙的岁月深处吹来，穿过竹海，越过茶山，轻轻落在一片片女贞叶上。

低处是小森林，高处是大森林，云天高远，心境也跟着清朗。白墙灰瓦的农舍隐在绿树间，偶尔几声鸟鸣，几声犬吠，更显村子清幽。没有刻意打造的热闹，只有本真的乡村气息。徜徉在女贞林间，心慢慢变软变柔。

花以美示人，果以善待人，它把温润的美好，凝于时光深处。忽然觉得，有些美好，从来不用大声宣告，只需存在，便已动人。就像这女贞，安静生长，自有力量。

金龙的灵秀，是大地的慷慨；嘉阜的素雅，是女贞的情意。

与一篮香椿、一筐豌豆荚合影，不需要预约，更不需要彩排。你买一把香椿，我买一斤豌豆荚，他买一篮土鸭蛋，把春天的乡村带回家，也把一身清爽带回家。

当然，我最想带走一株女贞，带走一份朴素，一份坚韧，一份不慌不忙的从容。

阳光穿过枝叶，落在米色的遮阳帽上，暖而不烈。站在这片恬淡的宁静里，我久久不愿离去。嘉阜村的女贞，不只是一株株植物，更是一段流年，一片乡愁。

一树树女贞，一朵朵蘑菇，金龙镇嘉阜村，一个藏在渝西山水间的童话村。

